

病娇可怕么？

我是敌国少主捡回来的小奴隶。后来，我怀了他的孩子。

可这个男人不想娶我，他有一个忘不了的白月光。

当我把他丢入地牢的时候，我忘不了他那双如鹰隼般直盯着我的眼睛。

这就对了，这才是你，我们同样残忍暴虐，嗜杀如命，我们才是一类人。

以后，你就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陪着我吧。

《妾不如妻》已完结

天邝十八年冬，西州蛮族攻入梁国西京行宫。

梁国皇帝带着后妃、皇子皇女仓皇逃走，羽林卫也纷纷撤离，留下行宫里手无寸铁的宫人，坐以待毙。

我就是其中之一。

当晚，蛮族人在行宫开庆功宴，美酒佳肴，光影糜烂。

而我们四十多个宫女，跪在殿外的雪地里，吹着寒风，等待着可怕的命运。

行宫里的其他宫人都已经被杀光了，只留下我们这些年轻宫女，供那些蛮族军官纵欲享乐。

好几个宫女在默默饮泣，心里都明白，落到这些残暴的蛮族手里，下场比死还可怕。

这时，一个蛮族军官走到我们跟前，粗声问道：「谁会跳舞？」

宫女们惊恐地缩在一起，没人回答。

「谁会跳舞？」那军官提高声调，「梁国女人不是很会跳舞吗？没人跳，就去死！」

「我会一点。」我抬起头说道。

他轻佻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两遍，「过来，给我们的王子跳一支。」

殿内横着几具没有脑袋的尸身，血还在汨汨流淌，从尸体的穿着来看，应该是梁国的大臣。

我尽量当作没看到，音乐响起，舞动水袖，跳起了一支「殿前欢」。

我哥哥曾夸我，跳起舞来太勾魂，「像画里的神仙，又像山里走出来的妖精」。

西州蛮族王子眯着栗色的醉眼，幽幽地盯着我。

他手边放着一把长刀，刀上沾满了血。

我想起了关于他的那些传闻。他残忍暴虐，嗜杀如命，每攻下一城，都会屠城三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他杀得最多的，还是冯氏皇族。

没有一个冯家人落在他手里，能活过三顿饭。

我想着他的这些可怕事迹，脚下的舞步凌乱了。

一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裙角，很不雅地跌了一跤。

完了，我想，要被他砍了。

可他竟然亲自探身，扶住了我。

我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儿。

他拽着我的手，迈过无头尸身，踏着满地的血，走进内殿。

二

玉休殿里，蛮族王子慵懒地靠在床边，玄色外袍已经褪去，只着一件白色中衣。

我站在他面前，攥着裙摆。

「你刚才的舞跳得很好看，梁国女人都像你这么好看吗？」他的声音很温柔，一点不像个杀人狂魔。

「奴婢蒲柳之姿……」

「你多大了？」

我小声回答：「十五。」

「叫什么名字？」

「小鸟。」

「小鸟？好奇怪的名字。」

「我娘怀我的时候没东西吃，我生下来只有一只小鸟那么大，娘就管我叫小鸟了。」

「这么可怜啊。」他揉揉我的脑袋，「把灯吹了，你就下去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下去？」他这就放我走了？

我怕他反悔，赶紧退下。

牵着裙子一路狂奔，跑出玉休殿，站在雪地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玉休殿透着暖黄色灯光的窗户，才想起来，刚才忘记帮他吹灯了。

三

四十多个宫女被蛮族军官瓜分，很多人直接被抓到军营去了。

我的下场目前看来是最好的，王子慕容策把我留在身边使唤了。

他白天不在行宫待着，而是在城外练兵。我就比较清闲，在玉休殿里待着无事可做。

我想跑，但是没想好怎么跑。

我的好朋友宫女乐乐，由于长得太丑，没被蛮族军官看上，侥幸活了下来，还留在宫里继续做粗活儿。她行动比较自由，偶尔还能给我带来一些宫外的消息。

西州蛮族占领了整个西京，满城抓人。城破之时没来得及逃脱的皇族和官员，都被抓起来，酷刑折磨。

他们还在到处找一个女子，她叫冯观暮，是梁国皇帝的五公主。

所有西京百姓，都被禁止出城。

所以，我们想逃出去，难于登天。

「就算是逃出西京，又能去哪呢？」乐乐愁闷地说。

我们都明白，梁国已经失掉了半壁江山。最近大雪封住了岳关，蛮族无法东进，梁国皇帝还能在东京暂时安稳几天，待雪停以后，只怕东京也危险了。

乐乐走后，我继续为自己的未来发愁。觉得胸口发闷，就打开窗户，吹着冷风发呆。

门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慕容策回来了。

我赶紧关上窗，拘谨地站起来。

慕容策说：「窗外黑黢黢的，有什么好看的？」

「奴婢闲得没事……」

「旁边就是书房，你可以自己进去找书看，冯潇老昏君倒是藏了不少好书。」

我低下头，自卑怯怯地说：「奴不认得字。」

慕容策有点意外，「梁国女人还有不识字的？」

「有钱人家的女儿才请得起教书先生。」

「哦，这样啊。」他负手踱到窗边，忽然说，「我的未婚妻，是个大才女。」

他嘴角弯起，似乎在笑，「她写字很漂亮，飘洒隽逸，独具一格。她文章写得更好，就算是骂人，辞藻章句也华美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我唯唯诺诺地说：「奴婢什么都不会……教殿下错爱了。」

「不，你有你的好。」慕容策转头看着我，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宠物，「你很乖。」

「殿下的未婚妻，不乖吗？」我半仰头，有点天真地问。

慕容策说：「她是这天底下，最不乖的人。」

四

十天以后，雪停了。蛮族人准备越过岳关，进攻梁国皇帝所在的东京。

梁国太子和六皇子领兵十万，在岳关迎击。

这一战，梁国人居然把蛮族人打败了。

再战，蛮族人又败。

慕容策怒不可遏，他在书房里和下属用蛮语对话，听那语气，非常暴躁。

等他们话说完，其中那个打败仗的将领就被慕容策当场削了脑袋。

剩下的将领战战兢兢抬着尸首离开，我蹲在地上，擦洗血迹。

慕容策坐在书桌后面，阴沉地看着我。

「你见过冯观暮吗？」他突然问我。

「殿下说的……可是我们五公主？」

「你见过她？」

「五公主平日里都在东京，很少随帝驾来西京过冬，奴婢没有见过她。」

慕容策烦躁地吁一口气。

「殿下问五公主做什么？」

他说：「冯观暮，就是我的未婚妻。」

我一愣。五公主的未婚夫……竟是这个蛮族王子？

「她不乖，我要把她抓回来，杀掉。」

我呆呆地望向他。

他站起身，出去了。

五

这一晚，慕容策喝了些酒。回到玉休殿，一见到我，就说：

「小鸟，我想看你跳舞。」

没有音乐，我就干巴巴地给他跳了一支。他看得却很入神，拍手道：「好！真好看！」

他忽然拽住我的衣带，将我扯进怀里。

在我的脖颈处狠狠嗅了一下，「小鸟，你真香。」

我紧张得不得了，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别怕我。」他说，「跟着我吧，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对你好。」

我愕然望着他。

一个蛮族人，一个在书房里砍人脑袋的蛮族人，一个声称要把自己的未婚妻「抓回来杀掉」的蛮族人，竟会对着一个被俘虏的奴婢，说出这种温柔的话？

不过想想，这些日子，他对我真的太好了。

不碰我，不欺负我，对我客客气气，偶尔还跟我讲讲他的心事。

我不明白他干吗对我这么好。

但我心里有点暖暖的。从小到大，没人对我这么好过，没人这么在意过我。

六

几天以后，蛮族人又和梁国在岳关打了一仗。慕容策亲自上阵。

这一仗，听说慕容策大获全胜，还活捉了六皇子冯观心。

慕容策凯旋的这天晚上，行宫里又摆了庆功宴，我站在慕容策身边，他不停地让我给他倒酒，他看上去心情很好，至少没当场杀人。

酒至半酣，有个将领问慕容策：「王子准备怎么处置冯观心？」

慕容策放下空酒杯，说：「梁国完成婚约，把五公主送过来，我就放了冯观心。」

我倒酒的手一抖，酒都洒外头了。

他抬头瞥了我一眼，冷淡地说：「下去。」

庆功宴结束了，他喝得很醉，被我扶着往玉休殿走。

半路上，他忽然问我：「小鸟，我要把冯观暮接回来，你是不是不太开心？」

我赶紧说：「奴婢哪敢！」

「等她来了，我就把她杀掉，还把你留在身边，跳舞给我看……」

我就当他是醉人醉语了。

「殿下……为什么一定要杀了她？」

「如果不是因为她，我不会来打这场破仗。」

哦？这么说，蛮族人打梁国还是因为一个公主了？

我不太相信，但也什么都没说，扶着他躺在床上。

「不要走。」他用力一扯我，把我扯进他酒气熏天的怀里。

然后就听到他的鼾声。

七

梁国同意了慕容策的交易，愿意用五公主冯观暮换回六皇子冯观心。

毕竟，冯观心的母亲段贵妃正得宠，梁帝怎舍得委屈了她的儿子？

乐乐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愤愤不平，「我就看他们最后能拿出个什么来应付蛮族人！那个六皇子，人那么坏，就该让他被蛮族人宰掉！」

我不说话，只看着窗外。最近心情不大好，胸口闷闷的。

慕容策回来时，又看到我对黑漆漆的窗外发呆。他叫了两遍「小鸟」，我才反应过来。

他笑道：「傻乎乎的，经常叫你名字没反应。」

我走过去，替他解下披风，随意地问：「明天，五公主就该到了吧？」

「嗯。」

「恭喜殿下。」

他低头看着我，「恭喜我什么？」

我没说话，拿着他的披风准备去挂上。

他把我拉住，一把拂掉我手里的披风，突然吻住了我的唇。

我推他，他用力把我往怀里一箍，我快喘不过气了。

他嘴里没酒味，应该不是喝醉了酒。

可为何突然如此……

我来不及多想，已经被他压在了床上。

我疼痛难忍，哭了起来。他停下动作，用大拇指擦我的眼泪，粗粝的茧子刮得我又刺又痒。

「小鸟，别哭，我不会喜欢冯观暮，我只喜欢你。」

我不会喜欢冯观暮，我只喜欢你……

他这话让我有点恍惚。

深夜，他抱着我，静静地躺着。

这张床，是梁帝躺过的龙床。他曾抱着自己娇美的妃子，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冬日春宵。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躺在这里，而且居然是和西州蛮族的王子。

他没睡，我也没睡。

他说：「小鸟，你想不想听我和你们五公主的事情？」

我心里很矛盾。说不想，是假的；但又怕听了会难受。

慕容策兀自说：「我与冯观暮，是指腹为婚。」

西州王慕容聪与梁国皇帝冯潇，曾经是相识多年的酒肉朋友。慕容聪曾出兵协助冯潇打退过南方将领的叛乱。

那次凯旋，两人喝多了，拉着各自怀孕的妻子，来了个指腹为婚。

不久以后冯潇的皇后先生了，是个女儿，取名冯观暮。三天后慕容聪的王后也生了，是个儿子，取名慕容策。

亲事就这么定了。

冯观暮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未婚夫叫慕容策，慕容策从小也知道自己有个未婚妻叫冯观暮。

冯观暮在东京的皇宫里，慕容策在西州的王宫里，隔了三千多里，两人从没见过面，但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互相通信了。

信的内容很单纯，就是对骂。

冯观暮瞧不起慕容策，慕容策看不上冯观暮。

如此隔空对骂了十多年，两人十七岁的时候，该完成婚约了。

按照梁国礼节，要由慕容聪带上聘礼，亲自去东京向梁国皇帝提亲。

慕容聪不想去。因为那时，西州和梁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

慕容策就求他父亲，说自己很想把冯观暮娶来欺负一下。

慕容聪拗不过儿子，就带着聘礼去了。

结果刚到东京不久，慕容聪就被斩首，尸体在城门口挂了十多天。

慕容策大怒，发誓戮尽冯氏，为父报仇，大仇不报，不继王位。

很快，西州集结三十万精兵，攻打梁国。慕容策一路上但凡攻陷城池，就将冯氏皇族斩首，从西向东一路推进，沾了满身腥风血雨。

一年后，梁国西京陷落。

慕容策跟我讲了这么多，我却注意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点——他和他的未婚妻，从来没见过面。

对一个没见过面的女人那么执念，真是不懂这个男人。

八

第二天，慕容策宣布纳我为妾。

正牌王后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当口，突然纳个侧室，他想干什么？

摆明了是想让五公主难堪，让梁国难堪。

西州蛮族和梁国在纳妾方面一样随意，没有什么仪式。何况现在慕容策的心思也不在这上头。

他一直在书房里对着一幅画发呆。

画上是翩翩起舞的女人，金钗华服，云鬓雪肤，身段宛曲，长袖翻飞。

她身后，红色夕阳卷着乱霞翻滚如火，猎猎的似要烧出纸面。

「你知道这是什么舞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

他指着右下角三个小字，「观暮舞。」

「观暮舞，据说是冯观暮的绝技。」他有点出神，「三年前，有人将此画献给我，我才知道，那个写字好看、文采斐然的冯观暮，竟还会跳这么美的舞。」

我忽然有点明白了。

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我。

因为我，会跳舞。

那一夜的庆功宴上，我跳的殿前欢，必定是让他想起了观暮舞。

一个年轻美丽的梁国女人，穿着宫装跳着舞，大概是像极了他心中的冯观暮。

他把我当成了她。

他一直不碰我，却在她到来的前一天晚上要了我，又纳我为妾，一切都太刻意了。他是想让她难受，还是想告诉他自己，他不在乎她？

我沉默了很久，问他：「殿下还准备杀掉您的未婚妻吗？」

他的指尖划过画上的女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如何舍得？」

九

傍晚，五公主到达行宫。

慕容策没有让她来玉休殿，而是把她安顿在了明霄殿。

这一晚，他没回来。

我坐在窗边。窗是开着的，风雪呼呼地往里灌。

第二天一大早，慕容策独自回玉休殿来了。

一回来就去书房，跟手下将领讨论了一上午军务。

中午，我正吃着饭，他忽然掀开门帘进来了。

「用膳也不喊我？」他笑道。

我站起身，「殿下不去和五公主用膳吗？」

他的目光瞬间黯了一下，又恢复如常。

「我饿了，今天要多吃点。」

我给他拿来新的碗筷，他埋头大快朵颐起来。

看上去吃得很香，眼神却是飘忽的，心思根本就没在饭菜上。

当然心思也不在我这里。

只见，他的手伸到一旁装剩骨头的盘子里，拿起一根我啃剩的牛骨，送到嘴边……

「喂，喂，那骨头是我啃过的！」我喊他。

他回过神来，看了看手里的骨头，没怪自己吃饭走神，却很流利地倒打一耙：「干吗对我那么凶？」

我：「……」

「你还拿白眼翻我。」

「我有吗？」

「小鸟。」他放下筷子，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心里不痛快？吃醋了？」

我瞠目结舌。

好吧，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惹不起惹不起，我先下去了。」我转身就跑。

突然，被他从后面把腰搂住了……

「不许跑，我的乖小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脸一热，「我没跑，准备去给殿下加几个菜。」

「小鸟最是秀色可餐，我不需要别的菜。」他埋头在我脖颈间，呼出的气挠得我头皮发紧。

我握住他环在我腰间的手，外面冰天雪地，他的手很热。

「小鸟，女孩子如果心情不好，该怎么让她开心？」

「嗯？」

「冯观暮……她昨天哭了一整夜。」

我松开他的手，抬手理了理鬓发，淡淡地说：「哦，哭了一整夜啊？大概是离开了亲人，不习惯吧。」

「那倒有可能……」

「她可能是有点怕殿下，殿下要不先别去找她，放她自己静一静，过几天就好了。」

「是吗？先不去找她？」他有点疑惑。

「嗯，呃……对啊，距离产生美……过两天她自己想通了，怕被冷落，会主动来找殿下的。」

「哦……」

后面几天，慕容策竟然真的没再去找五公主，怪能忍的。

但我知道他的心一直在往明霄殿飞，人是跟我在一起的，魂不在这。

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小鸟，这都几天了，她怎么还没来找我？」有一天，他正写着东西，突然烦躁地把笔一扔，跟我嚷嚷起来。

我帮他把笔放好，不紧不慢地说：「殿下，外头雪停了，木魅园里的梅花开了，咱们去逛逛吧。」

十

我和慕容策一前一后，走在木魅园的梅花树间。

有一树花枝开得特别好，我踮起脚嗅了嗅，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转过头，看到了一个美人。

她披着白色轻裘，鬓边挂着一支金色步摇，脸颊冻得红扑扑。整个人看上去，像一枝压了雪的红梅。

我想，她就是五公主冯观暮了。

我想躲开，但来不及了。她也看到了我。

她非常惊讶，非常非常惊讶。

「冯观暮？」慕容策也很惊讶，张口就问，「你是来找我的？」

我叹气，这个铁憨憨……

冯观暮却一直盯着我，眉头蹙得很紧。

慕容策瞥了我一眼，说：「她是我的爱妾。小鸟，给公主见礼。」

我一动不动，跟她对视。

我觉得这个五公主是很好看，但没我长得好看。

「小鸟？」慕容策唤我。

我一转身，跑掉了。

晚上，慕容策没回来用膳。

我也没吃饭，继续开着窗子吹凉风。

没过一会儿，慕容策居然回来了。

「小鸟，大冬天的吹冷风，你这什么习惯？」他替我关上窗子，我嗅到了他身上有一股淡幽幽的梅香。

「五公主怎么样？还和殿下置气吗？」我问。

「好多了。」他坐下来，端起我的茶盏喝了一口水，「我耐心也是有限的，再跟我装金贵，我就把她杀了。」

我心说，得了吧，之前说了一百遍要把她杀了，结果呢？

十一

后面一阵子，我就很少见到慕容策了。

他要忙三件大事：第一，与梁国议和；第二，把王都迁到西京；第三，大婚。

梁国这次是血亏，丢了岳关以西的全部土地，还赔了一个公主。

估计后面还有一大拨赔款在路上。

迁都事关体大，慕容策需要回一趟西州。

他准备带上五公主回去成婚。

按照西州的习俗，夫妻要在西州的祖庙里祭拜过神灵，才会受到上天庇佑。

临走时，慕容策来找我吃了顿饭。

「小鸟，我很快就会回来，你要乖。」

我有点蔫，没什么胃口，强打起精神，「嗯，殿下放心，我什么时候不乖过？」

他又简单嘱咐了几句，外头有人提醒他时辰要到了，该启程了。

我替他披上披风，他捏了捏我的脸，走了。

十二

慕容策走后，我「乖乖」地在行宫待着，倏然发现，今年的春天来得好快。

行宫的柳树开始抽芽，梅花开始凋落的某一天，梁国人突袭西京。

领兵之人，是梁国太子冯观棋。

他是将才，有勇有谋，是冯家那帮纨绔子弟里的一股清流。

和蛮族人鏖战两天两夜之后，梁国人收复了西京。

举城欢腾。

行宫里一片混乱，和当初西州人打进来的时候一样。

但和梁国人不同，西州的宫人和侍卫特别倔强，不肯自己跑路，拼死也要守卫行宫。

最后，他们被梁兵杀了个干干净净。

我坐在玉休殿里，听着外面的刀剑声、惨叫声、呼喝声。

我还听到有人命令道：「去找五公主！」

又有人回答：「是，太子殿下！」

冯观暮，所有人来了都要找她，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焦点。

十三

西州离西京毕竟很远。慕容策杀回来的那一天，夏天都快到了。

冯观棋厉兵秣马，等他很久了。

军队在西京郊野展开大战，打了好多天，十分惨烈。

最终，还是西州人更蛮一些，梁军渐渐难以招架。

而且，东京的粮草支援迟迟难以到位，国库早都被冯家那些蛀虫掏空了，根本支撑不了那么久的战争。

最后，慕容策的大军兵临城下。

冯观棋很硬气，不撤不降，硬扛着西州人的一波波凌厉攻势，竟又扛了十多天。

城里的粮食已经严重不足。

再发展下去，估计要人吃人了。

慕容策也失去了耐心。第一场夏雨结束的那天黄昏，几架新制造出来的巨型投石机出现在城外。

他们准备砸城墙了。

西京城墙虽然高，但年久失修，根本经不起砸。

就在这时，冯观棋拿出了最后的撒手锏——

我。

我被绑缚双手，押上城墙的最高处。

夕阳很烈，赤云在天边翻卷，像一只发怒的火龙。

我迎着暮色，看到了城下的慕容策。

他坐在一匹白马上，红色披风被风吹起，和天边的暮色很般配。

他看到我了。

我也看着他。

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认出我，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也变了样，肚子很大了。

不再是那个轻盈娇小的小鸟了，像一只笨鸭。

他抬头望了我很久很久。我不太能看清他的表情，离得太远了。

但我知道他在做选择——是选择这个妾和她肚子里的庶子，还是选择西京这座城呢？

我要是他，我也纠结。

投石机已经装填好了巨石，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把这座城墙和城墙上的人砸个稀巴烂。

这座城墙以东，是梁国的千里沃土，美女财富。

他胯下的马儿突然嘶了两声。我感觉他已经想好了。

他举起右手，果断落下……

巨石瞬间弹出，裹挟着可怕的风声向城墙飞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密集如雨的箭矢。

我闭上眼。

十四

西京城破，梁军防守彻底瓦解，仓皇撤退，弃城东撤。

硝烟散去后，慕容策在坍塌的城墙边找到了我。

我满头满脸是土，像个猴子似的躲在一个墙洞里。

他跑过来，仔仔细细看了我半天，感觉我「完好无损」，松了口气，拍拍我脑袋上的土。

我打开他的手，怨愤地瞪着他。

「小鸟……对不起，我也是没的选。为了打西京，西州已经死了太多人。」

他衣服上沾满了血，今天死在他手里的梁兵，估计也不会少。

他轻轻摸了一下我的肚子，惊叹道：「小鸟，我走的时候，你怎么没告诉我啊？」

说实话，我发现自己有孕的时候，真的很郁闷。

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现在这世道乱得一塌糊涂，孩子他爹还忙着跟别人大婚，我能不能把他安稳生下来都不好说。

刚才就差点被孩子他爹的投石机砸死。

慕容策看上去还是比较高兴的，他亲自带我回到行宫，安顿在玉休殿，又是嘘寒又是问暖。

但绝口不问我落在冯观棋手里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也许他根本不关心我经历了什么。他没问过我的身世，没问过我的过去，也没关心过我的未来。

我和他之间只有现在。

和我待了没多久，他又走了。西京刚被「收复」，还有很多事要做。

他走后，我发现，玉休殿外多了很多守卫。

之后的几天，慕容策一直没来找过我，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很快，行宫里又多了另一个人。

五公主冯观暮，她比慕容策慢了几天，从西州赶回来了。

拜冯观棋所赐，她与慕容策的婚没结成，估计要再往后拖一拖了。

冯观暮依旧在明霄殿住着，与我住的玉休殿遥遥相望。

这一天我吃过午饭，有人来通报：五公主要见我。

上次木魅园意外撞见之后，我俩还从没见过面。趁着慕容策不在，她突然要见我，想干吗？妻妾见面，岂不是分外眼红？

十五

明霄殿里的五公主，像一朵失水的牡丹，忧郁，憔悴，美丽快要凋谢。

她见到我，居然对我说：「救救我。」

她告诉我，她没有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她要回家。

我问她：「慕容策对你好不好？」

她说：「不理我，算不算对我好？」

我才知道，慕容策对她非常冷淡。

不是最近梁国撕毁和平条约才对她冷淡的，是从一开始，就没对她热情过。

很多次我以为慕容策去明霄殿吃饭过夜，其实他是出宫办事了。

对五公主，他没多说过一句话，没露过一个笑容，甚至没正眼看过她。

费尽心机得到的未婚妻，他的白月光，他的朱砂痣，得手了又不理不睬是什么意思？他是真心喜欢冯观暮吗？

她求我帮她逃离行宫。

「外面有守卫，只有把他们引开，我才有机会。只有你能帮我了。」

从明霄殿回来的路上，乐乐劝我：「别管她了，咱自己还忙不过来呢。」

我望着天边暮色，「我想让她尽快从我眼前消失。」

十六

第二天，我又去了明霄殿。

跟五公主聊了一会儿，我忽然大汗淋漓，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乐乐喊起来：「哎呀，不好了，动胎气了！」然后咋咋呼呼出去喊人。

外面的守卫被她支使着去找大夫、端热水、拿药，一时间乱作一团。

大夫来了，给我看了脉，拈着胡须困惑地说：「没发现脉象有问题……」

我摸着肚子说：「咦，确实不痛了耶。」

这时有人才发现，五公主不见了。

这事儿大了，立即去找，但翻遍了整个行宫，没有。

当晚，慕容策就回来了。

冷静听完五公主失踪的过程，他招手让我走到他跟前，关切地问道：「肚子还疼吗？」

「不疼了。」我说。

突然左脸一疼。

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慕容策打了我一巴掌。

这一巴掌不是很重，但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

我惊了。

他只是冷笑，「可不要说你委屈，你敢说冯观暮不是你放走的？」

我激动起来，大声道：「我就是嫉妒，不想你跟她在一起！」

「真的吗？」他眼中的寒冰有点松动，「你这么想的？」

「不然呢？我有什么理由冒这种险？」

「也许你还有个理由。」

「是什么？」

「你难忘旧主。」

我更惊了。

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扯到窗前，推开窗户。

我看到，乐乐跪在台阶下，一个侍卫站在她身侧，举起长刀。

刀落。

乐乐那颗总是晃动不停的小脑袋，也落了。

我僵直地看着这一切在转瞬间发生。

慕容策一直盯着我，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并没有哭叫，也没有求饶，只是红着眼睛死死瞪着他。

「这还不够。」慕容策说，「冯观暮是我用冯观心换来的，现在她跑了，这个六皇子也该死了。」

我蹙眉，疑惑地望向他。

「这两天，我把梁人彻底打进岳关，把你们六皇子又捉回来了。他被判了箭刑，马上执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刑场观刑？」

我脸色一变，「我不去！」

「终于害怕了？」他冷笑，「以前你在行宫里当差，是不是侍奉过你们六皇子？舍不得他，嗯？」

「我不去，我不去！」我转身就跑。

他把我扯住，「不去也得去，让你亲眼瞧着自己的旧主是怎么死的，好让你记住谁才是你的新主子，以后少在我跟前做小动作！」

十七

圆形的靶场上，冯观心被绑在一个木架子上，周围围了一圈持着弓箭的西州兵。

慕容策拉着我走到近前，正面对着冯观心。

冯观心双眼被蒙，看不到周围的情况，但他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崩溃地大喊：「三哥！五姐！救我！救我啊！」

喊到后来，就变成：「冯观棋！冯观暮！你们这对贱人！我到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们！」

「行刑吧。」慕容策懒懒地吩咐。

一个弓箭手当先射出一箭，射中了冯观心的大腿。

「啊——」他惨叫。

第二箭，射进了他的膝盖。

第三箭，肩膀。

.....

射了七八箭，全都不在要害上。

这是要把他慢慢折磨死。

冯观心还在嘶哑地呼喊：「三哥，救救我啊！五姐，快来救我啊！别抛下我一个人！」

慕容策说：「取掉他眼睛上的布，让他看着自己是怎么死的。」

有侍卫上前，取掉了他的蒙眼布。

我不忍地背过身。

慕容策却强行把我扳过来，让我正面对着他，「仔细看好！」

冯观心看到了我们。

他蓦地睁大了血红的眼，像一只发狂的野兽，狰狞地嘶吼：「五姐！五姐！救我，救我——」

他望着的方向，是我。

「冯观暮！你好狠的心，要看着我死吗？！」他继续对着我喊道。

慕容策慢慢转头，望向我。

我没有看他，抬手理了理鬓发。

「嗖嗖嗖——」

从四方飞来一阵箭雨，慕容策周围的侍卫中箭倒下。

剩下的侍卫连忙拔刀，却被身边的同伴一刀砍翻。

三下五除二，慕容策被包围了。包围他的，是一群穿着西州兵服的梁国暗卫。

隔着刀兵，他狠狠看着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冯观暮！」

我命令道：「把慕容策绑起来，带到玉休殿。」

走了两步，我又转身吩咐亲卫：「我的六弟，看样子伤得很重，你们能救则救，不能救就别勉强，反正到时候贵妃娘娘问起来，人是死在慕容策手上的。」

亲卫心领神会地说：「五公主，属下明白了。」

十八

玉休殿的书房里，这次坐在书桌后的人是我。

被五花大绑的慕容策，站在我面前。

我格外开恩，没让他跪，给他留点面子。

慕容策很平静，眼中有沧桑之感。

「冯观暮。」他赞扬我，「好演技，好心机。」

「还行吧。」我无聊地抠着指甲，「都失身了，代价也挺大的。」

他眯了一下眼睛，「所以，从一开始，就都是你设计好的？」

提到一开始，那我就要讲讲故事了。

一开始，并不是我设计好的。

蛮族人突然打到西京行宫，我也很懵。我也想跑来着，一不小心被七公主冯观夜使了绊子，没跑成。

没办法，我们冯家兄弟姐妹就这样，从小到大互相坑，被坑死的也有好几个了。

情急之下，我换上宫女的衣服，混在宫女当中，被蛮族人俘虏。

那些宫女都认得我，但没人敢暴露我的身份。在梁宫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儿威慑力我还是有的。

蛮族人开庆功宴时，我，五公主冯观暮，跪在玉休殿外，身旁的宫女们在哭，我脑中在苦苦思索着脱身办法。

不远处有一只小鸟，在雪地里跳来跳去，很无忧无虑的样子。我忽然想，我要是变身成一只小鸟，呼扇着翅膀飞出西京，该多好啊！

这时，蛮族人过来说，他们王子想看跳舞。

梁国宫女都是八九岁入宫，哪儿有会跳舞的啊！但要是满足不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又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只好说，我来跳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慕容策。他长得很好看，脸上的每一个弧度都很英挺，就是皮肤有点黑，硬汉的感觉。

还不错。

我的观暮舞乃东京一绝，我三哥，太子冯观棋，养了几百个舞姬，唯独对我的观暮舞无法抵抗，说我跳起舞来像神仙，又像妖精。

这回在庆功宴上，我随便跳了几下，慕容策就被迷住了。

什么？他不是号称只爱冯观暮吗？不是要为她守身如玉非她不娶吗？

不是我瞎说，当年他在信里就是给我这么说的。我拒绝了他，他不甘心，又让他父王来提亲。冯观棋把他父王杀了，他才怒

而起兵的。

结果这么快就对一个舞女移情别恋了吗？还对她那么温柔，以前在信里也从来没对我这么温柔过！

作为冯观暮本尊，我是有点受伤的。

然后又发现，他好像也不是那么喜欢小鸟。她对他来说，就是个替代品，冯观暮的替代品。

嗨，其实我也搞不懂他心里怎么想的，反正对待感情我是不会这么纠结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十九

待在慕容策身边那段时间，我也没有闲着。他不在的时候，书房里堆的那些情报，我都看过一遍。

等他回来，我还得装不识字，啊，心好累。

他和将领们在书房谈事情，我就在外面大大方方听。最机密的事情他们会用西州蛮族语，但我听得懂西州语，哈哈。

每晚戌时，我会打开窗户，把情报传递给守在外面的内应。

真以为我爱开窗子吹冷风吗？做情报工作我是多么不容易。

所以，慕容策在岳关迎战冯观棋时，才会屡战屡败。要是没有情报，凭借梁军那点儿本事，就够给慕容策挠痒痒。

只是便宜了太子冯观棋。

可后来慕容策还是取胜了，还活捉了老六冯观心。一群蠢货啊蠢货。

不过，如果冯观心折在慕容策手里，也挺不错。太子和我不爽老六已经很久了，但他的贵妃母亲太厉害，我们一直没法动他。

我猜，这次老六被慕容策活捉，肯定少不了太子的「帮忙」。

只是没想到，慕容策居然……要拿冯观心换冯观暮？

我有那么值钱啊？

乐乐恨恨地说：「五公主，蛮族人来的时候，他们把你丢在行宫里，现在我就看他们能拿出个什么来应付蛮族人！」

我其实有点方。梁国交不出人，万一逼急了，有知情人给慕容策泄露点什么，我就没法玩了。

可是，又一个没想到，他们还真把「五公主」交出来了。

太子通过内应告诉我，父皇和贵妃娘娘救子心切，硬逼着七公主冯观夜冒名顶替我。

好吧，老七当时害我困在行宫被蛮族人俘虏，估计没预料到报应来得这么快吧。

「五公主」到达行宫的前一天晚上，慕容策不知为啥把持不住，竟对我「下手」了。

我本来应该很抗拒的，但也不知为啥，竟有点软。

身软，心也软。

他抱着我，亲吻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乱的。就那么轻易被他推倒了。

他成为我的男人，我成为他的女人的那一刻，我哭了。他以为我是疼，其实我只是有点幸福。

我母亲死得早，从小到大没有人爱过我，没有人稀罕我，亲人们都是利用我，我也利用他们。我更恨我的父皇，在我还没出生时，就把我许给一个蛮族王子。

从小到大，我都厌恶那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夫」。与其说是厌恶他，倒不如说是厌恶我自己的命。

然而却是慕容策，竟是慕容策，给了我一生中最温暖的体验。

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讲他和冯观暮的故事。虽然他提到她的时候语气很不屑，但我听出了他的爱意。

他爱她，恨也只是因爱生恨。我作为小鸟得到的他的爱，都是从冯观暮那里移情过来的。

他爱这个我，是因为他爱另一个我……想想觉得蛮奇怪的。

第二天，慕容策要纳我为妾。

哈，哈，哈哈哈哈……我在心里笑翻了。东京城里多少俊杰排着队哭喊着要做本公主的驸马，你这蛮族王子，让我当你的妾？

当就当吧，反正游戏快结束了。

二十

老七住到明霄殿以后，我对她是真不放心。那个头发长智商短的丫头，能糊弄得了慕容策吗？他随便提两句我们以前书信里的话，或者让她跳个观暮舞，她就露馅了。

不过，慕容策好像一直没发觉。

直到在木魅园的梅林里撞到老七，她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潜伏」在慕容策身边。

我猜她一定气疯了，白白害她来当冒牌货。但她也不敢揭穿我，揭穿我就是揭穿她自己。

没过多久，慕容策回西州去了，我可以尽情地浪了。

我调动西京全部的暗卫和内应，与冯观棋里应外合，光复了西京。

冯观棋器宇轩昂地杀回行宫，在玉休殿外，他急切地喊道：
「去找五公主！」

我可不会天真地以为他是担心我的安危，他是怕我趁乱跑了，跑回东京去，拿冯观心被俘的事在父皇面前告状，给他挖坑。

和冯观棋一起待在行宫的日子真是无聊透顶。这个纨绔太子一放松下来，就本质暴露，开始寻欢作乐。我知道慕容策还会打回来的，我们根本守不住。

我想跑，离开这个倒霉地方。但冯观棋把我盯得很紧，我们一起长大，他死也要拉着我们一起死。

很快，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刚开始非常抓狂。怀了慕容氏的孩子，我还怎么回东京！冯家人会怎么埋汰我！

后来慢慢转变思路。我寻思着，其实这孩子，也是个好东西，可以和慕容策交易的好东西。

我开始在西京和行宫做一些布置，安排大量暗卫，以备不时之需。

春天的时候，慕容策果然打回来了，很快兵临城下。

我真诚地对冯观棋说：「三哥，你跑吧，我还留在这，继续给你当内应，咱们一定还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冯观棋倔强地说：「不，再丢一次西京，我就是在朝廷面前再丢一次人。我丢不起这个人，五妹，委屈你一下！」

他下令把我押上城墙，给慕容策展示。

傻乎乎的冯观棋啊，他以为慕容策会因为心疼我，把到手的西京城放弃掉呢。

我对他来说，只是个妾啊，重要性跟一只贵重点儿的鸟差不多。

果然，慕容策没理我，下令攻城。

说实话，当时心里还稍微难受了一下。

然后也就看开了。我从没把真心给他，又何苦要求他如何如何呢？

二十一

城破以后，再见到慕容策时，我还是有点压抑不住的小激动。

我想，我是喜欢他的。这样一个男人，长得好看，又能打，没什么弯弯绕的肠子，还「痴情」得很，东京那些俊杰，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配做我的驸马。

我想让他做我的驸马。他做了我的驸马，我的孩子就是西州王位继承人，到时候，冯氏哪个也不敢欺负我了，我想欺负哪个就欺负哪个。

冒牌冯观暮再回到行宫时，我心里没来由地感到厌烦。

以前我也很讨厌老七冯观夜，但这次的厌烦达到了历史峰值。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怎么让她消失。

她居然主动说要见我。

在明霄殿，姐妹俩见面，没有互诉衷肠，没有抱头痛哭，冯观夜跳着脚怨我把她推进了火坑。

我静静地听，微笑着听。

然后问她：「那你想走吗？我可以帮你离开这。」

「真的吗？」冯观夜立马换了一副表情，可怜巴巴地扯着我的衣袖，「救救我。」

我俩商量好了对策，决定第二天行动。从明霄殿出来，乐乐劝我：「公主，别管她了，咱自己还忙不过来呢。」

我望着天边暮色，「我想让她尽快从我眼前消失，她横在我和慕容策中间，后面的事我没法做。」

后面的事，我已经做好了规划。

现在这个行宫，暗里都是我的人。只等一个时机，控制住慕容策，逼他做我的驸马，然后杀掉他，让我们的孩子继承西州王位。

到那时，西州就是我的了。

所以，冯观夜这个「王后」必须消失。

第二天，我假装肚子疼，骗过了守卫，让冯观夜顺利逃出了明霄殿。

殿外有我安排的马车，等着带她出宫。

她高高兴兴上了马车，心中向往着东京的似锦繁华。

可她不会知道，这辆马车永远不会带她回东京了。她将驶向的，是无尽的黑夜。

二十二

我明白，冯观夜的消失，很可能激怒慕容策。

他打我耳光、杀我身边的宫女，这些行为都是在我预期内的。

看着乐乐的脑袋落地，我没有太大的反应。等事成以后，再好好为她哭吧，现在我没有精力。

但唯一在我预期外的，是冯观心那个蠢孩子又被慕容策活捉了。

不用说，肯定又是冯观棋使的坏。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慕容策要带我现场观摩处死冯观心。

「我不去！」我坚决拒绝。

冯观心会认出我，会毫不犹豫揭穿我的身份，死也要拉上我垫背。

慕容策不依我，强拉着我来到刑场。

看到冯观心眼睛上蒙着布，我稍稍放心了点。

他被行刑时，呼喊着我和冯观棋，让我们救救他。

我心里感叹，六弟，要不是你母妃太作，你也不至于这下场。

本来，他可以舒舒服服待在东京，做他尊贵的皇子。但贵妃太希望自己儿子建功立业，就让他跟着太子一起来岳关阻击蛮族人。

贵妃的设计是，让太子在前面打，让冯观心在后方的管管粮草之类的，没想到太子暗中使坏，骗冯观心深入敌方，被捉个正着。

然后贵妃就把冯观夜送来换自己的宝贝儿子。

而这次，不知道冯观棋又用了什么把戏，又把自个儿的弟弟坑了一回。这回大概不会有人救他了。

想到这，我发现冯观心眼睛上的布被取掉了。

我赶紧装作不忍地背过身，慕容策却非要把我扳回来。

完蛋了，冯观心他看到我了。

果然，他朝我大喊起来：「五姐！冯观暮！你好狠的心！」

我本来想再多伪装一阵子，等时机成熟再和慕容策摊牌。

可现在，形势都烧开水了，还管什么时机熟不熟。

好在，我的暗卫随时就位，可以一战。

这一战，慕容策败了，我险胜。

二十三

故事讲到这里就暂时讲完了。

回到现在，玉休殿的书房里，我看着手下败将慕容策，感慨万千。

最开始我不想与他为敌，甚至不想与他有任何交集，蛮族人打来的时候我只想逃离行宫。后来兜兜转转搞成这样，我告诉自己：我都是被逼的，我就是为了自保，还有保住冯氏的江山。

虽然我痛恨冯氏的所有人，但如果冯氏倒了，我也立不住。

目前看来，计划进展顺利，唯一让我不爽的，是慕容策此时看我的眼神。

冷漠阴沉，莫得感情的眼神。

想象中的愤怒、悲伤、仇恨全都没有，他好像非常平静地接受了现实，目光如一片死寂的深湖。

「小鸟，怎么还不杀我？」他问我，语气有点嘲讽，大概是觉得我胜得不光彩。

「杀了你，我的儿就没父亲了。」我摸着肚子。

他眼里的湖水微微一晃，旋即笑道：「我当是什么大事。你再找一个驸马做你儿的父亲就行了，你曾经不是在信里说，东京俊杰排着队要做你的驸马。」

「那么……」我望着他，「你做我的驸马可好？」

他眼里的湖水泛起波澜，「怎么，你现在终于愿意了？」

当初我死活不愿意要他这个驸马，在信里无情地回拒了他的求婚。

我问他：「那你现在可还愿意？」

他轻叹一声，「冯观暮，我们恐怕是无缘了。」

二十四

慕容策，他拒绝做我的驸马。

他看出了我的企图，知道如果我与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我们的孩子就拥有西州王位的继承权，我再杀掉他当「太后」，西州就归我了。

他曾经很想把西州与我共享，但现在不愿意了。

他说：「冯观暮，你是一个魔鬼。」

我下令把他投入死牢，皮鞭伺候，打到他顺从为止。

白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晚上就会有大夫去为他上药治疗。现在我们没成婚，他还不能死。

有一天，我去牢里看他。他被吊在刑架上，浑身鲜血淋漓。

只有他的脸完好无损。我不让他们动他的脸，我喜欢他的容颜。

「慕容策，你想好了吗？愿意做我的驸马吗？」

他笑道：「小鸟，你配吗？」

我也笑道：「小鸟不配，但冯观暮配。咱俩是绝配，青梅竹马，势均力敌，我俩结合，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了。」

他问道：「那你之前怎么不愿意？」

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他。

二十五

慕容策被我囚禁的事外面人并不知道，我严密封锁了消息。

西京城外驻扎了十万西州大军，他们还以为自己的王仍好好地行宫里运筹帷幄，谋得天下呢。

这种事肯定瞒不久，我也只能先强行撑着，等孩子生下来就好办了。

但不知怎么回事，冯观棋突然有了异动。他不好好在岳关守着，竟带兵杀回来了。

美其名曰：救六弟！

早干吗去了，你六弟孟婆汤都喝完了好伐。

我猜，我身边有内鬼，把慕容策被我控制的消息报告给了冯观棋。冯观棋怕我掌了西州的权，一定要来搅个局。

当年，慕容聪来东京提亲，我不愿意嫁，冯观棋非常热心地自作主张，把慕容聪杀掉了。他就是怕我成为西州的女主人，以后威胁到他。

他为了一己私利，最终给梁国引来大祸。

我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我没有多少兵力，我手头的力量都用来控制慕容策了。冯观棋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西京。

不知怎的，冯观棋这次战斗力爆表了，一举偷袭成功，把城外十万西州军打得溃不成军。

我捧着肚子，一路小跑来到死牢，见到了慕容策。

最近这些天他没有再挨打，加上治疗得当，伤好得很快，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

我让人把慕容策的镣铐打开。

他研判地看着我。

「你快走！」我气喘吁吁地说，「我给你备了马，有暗卫保护你出城。冯观棋来了，你千万千万，不能落到他手里！」

落到冯观棋手里，他就死定了。

他看我的目光慢慢变了，「那你呢？」

「他是我哥哥，对我好着呢。」我潇洒地挥挥手，转身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

二十六

从牢房往玉休殿走，我满心只剩绝望。

这次落到我的好哥哥手里，我是死定了。

对冯观棋来说，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我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他不会容我。

六弟、七妹，斗地主二缺一吗？五姐我马上下来找你们了。

走着走着，我的肚子开始疼。走到玉休殿时，裙子已经被血湿了一大片。

我的孩子，着急着要出生了。

我深吸两口气，镇定了一下自己，对身边亲卫说：「你们在门外等会儿，我进去生个孩子。等我生下来，你们就把孩子带

走，带到哪儿都行，别落在冯观棋手里。」

「是！」

我关上门，一个人在床上躺下来。

滔天剧痛袭来。

我一阵清醒一阵晕，磨磨唧唧到天黑，孩子还是没生下来。

外面，隐约传来拼杀之声。

冯观棋，杀过来了。

我的人不多，抵抗不了多久了。

我大睁着眼，望着承尘。慕容策，你害死我了！

我听到有人进了玉休殿。

我听到有人往这边走。

我听到刀尖碰撞器皿的声音。

又是一阵剧痛袭来，我喊道：「慕容策，救救我！」

没想到，慕容策真的出现了。他踹开门进来，当啷扔了刀，跑到床边。

「冯观暮……」他握住我的手，「你怎么样？」

「你咋还没走啊？快走……冯观棋要来了！」

「冯观棋不会来了。」他用大拇指擦拭我脸上的泪水和汗水，
「我把他打跑了，他不会再来欺负你了。」

「真的吗？你有那么厉害吗？」我疼得龇牙咧嘴，还不忘质疑他。

「我要是不厉害，早被你们兄妹这对妖怪吃得骨头都不剩了！」

我松了一口气……可以放心生孩子了。

「慕容策，我渴，帮我倒点水。」

「好，好……」

「慕容策，我冷，你把门关好。」

「好，好……」

「慕容策，我疼，把手拿来给我咬……」

「好，好……」

二十七

第二天黎明到来时，我和慕容策的儿子诞生了。

西京也恢复了平静，前夜的血腥被朝阳抹去。

慕容策给儿子起名慕容黎，我不同意，说孩子要姓冯，我们冯家公主的孩子都随母姓，驸马没资格冠姓。

最终，我俩互相妥协，孩子有两个名字，慕容黎，冯黎。

冯观棋东躲西藏了十多天，被逮住了，送到西京行宫交由慕容策处置。

慕容策问我：「暮暮，你想他怎么个死法？」

我兴奋地思索了半天，最后说：「还是……由你来定吧。」

「你是不是不想让他死？」他看透了我的心思。

我承认我是心软了。

我母后死得早，父皇不宠我，要说从小到大谁跟我最亲近，还是我三哥。

虽然那家伙坏得流脓，但我跟他彼此彼此，谁也不嫌弃谁。

我也知道，不管我想不想让他死，他都得死。他是慕容策的杀父仇人，慕容策这个仇是报定了。

不过还没等到慕容策动手，冯观棋就自杀了。他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有一条：有骨气。这方面我们兄弟姐妹都不如他。

得知他的死讯，我流下了一滴怅惘的眼泪，仅此一滴，多一滴都是浪费。

冯观棋死了，梁国在岳关以西的势力彻底瓦解。

慕容策将王都迁到西京，称西州王，将西京行宫改为王宫。

这天黄昏，秋雨刚停，西边晚霞红润润的，一道彩虹把暮色点缀得分外清艳。

慕容策抱着儿子，和我漫步在夕阳下。

他说：「这王宫里，还差一个王后，五公主有兴趣不？」

我说：「你不怕我到时候把你杀了，让儿子继承王位，然后自己当太后垂帘听政呀？」

他自恋地说：「你舍得吗？」

我笑了笑。

他又说：「暮暮，我还是想知道，当年我跟你提亲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愿意？」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不喜欢这个人。

现在为什么愿意了呢？

因为，我喜欢他。

番外

天驷十七年，慕容策随父王慕容聪来到东京。表面目的：提亲。实际目的：与梁国皇帝冯潇谈判机密国事。

父子俩同时到东京，目标太大，慕容策就易容改装，扮成侍卫跟随在慕容聪左右。

结果，慕容聪和冯潇谈崩了，二人的塑料友谊宣告结束。

但冯潇还是同意履行婚约，让慕容聪把五公主冯观暮带回西州。

临行前，太子冯观棋设宴款待慕容聪，说这顿饭也算为妹妹饯行。

宴席上，扮成侍卫的慕容策第一次见到冯观暮。

她比他想象中好看多了，还没什么公主架子，举止大方得体，说起话来风趣幽默。

她还当众献艺，跳了一支观暮舞，惊艳全场。

慕容策一下子就沦陷了。

两人从小通信，他对这个青梅竹马说不上爱得死去活来，就是比较感兴趣，还算喜欢而已。

求婚时在信里对她各种肉麻表白，更多是政治需要，西州需要娶个梁国公主，而且梁国皇帝那么多子女里，只有冯观暮是嫡出。

而这次见到她，他却是一见钟情。

舞跳完了，太子冯观棋突然发难，四周侍从亮出刀剑，砍向慕容聪等人。

冯观暮一脸的蒙，显然她也不知道这是啥情况。

殊死拼杀之后，只有慕容策逃了出来。但太子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他逃不远。

正走投无路时，冯观暮扯住了他，「跟我来！」

她带他进了一条密道，告诉他：「在这里躲三天，等外面放松警惕了，你再自己想办法出去吧！」

他正想开口说话，她制止了他：「不要谢我，姐只是个传说。我救你，是想让你回去给慕容策带个话，他爹的死和我无关，冯观棋的计划我事先不知情，以后别找我算账。」

三天后，慕容策逃出东京，回到西州，起兵攻梁。

一年后，西京被攻破。冯潇和他的妻妾子女都在西京行宫过冬，要不是跑得快，差一点就被慕容策一勺烩。

当晚在玉休殿慰劳将士，慕容策微醺，忽然想看观暮舞。

他让人去找会跳舞的宫女来，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

他定睛一看，哟，这不是观暮舞的本尊，冯观暮本暮？

她没有认出他。在东京时他易容了，和现在的模样差别很大。

搞笑的是，她居然假装成宫女，可怜巴巴的样子。

她想干吗？

要不，先不拆穿她了，陪着她，继续表演下去吧。

.....

（完）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